

114 學年度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劇場藝術創作研究所 表演組（乙組）術科考試：指定題

指定題劇本片段節選自賴聲川。2001。《如夢之夢》。臺北市：遠流。

【男性角色】

五號 A：

在深山裡的一個游牧部落中，有一對新婚的夫妻，在結婚第二天下午，手牽著手散步到草原上。眼前景色的絢爛，讓他們沿路覺得人生一切都像個奇蹟一樣。走著走著，他們來到一棵大樹下休息，牧羊人把頭靠在妻子腿上，睡著了，鼻子裡充滿野花的香味。過了一段時間，他醒了，但是抬頭一看，看不到他的妻子。天色已經變了，他站了起來，向遠方眺望，看到他的妻子遠遠的、小小的背影，在地平線上越走越遠。牧羊人急忙往妻子的方向追去，一邊喊著她的名字，可是跑再快，就是追不上。漸漸的，妻子從他的視線中完全消失。天也黑了，牧羊人發現自己到了一個不認識的地方，他就只好露宿於荒野之中。第二天，他繼續找，沿路大聲喊叫。一天又一天，不知道過了多少天，他終於有了回頭的念頭，卻發現已經走太遠，已經不知道自己在哪裡了。在這個時候，他看見遠遠的前方有兩個黑黑的人影。走近一看，是一個女人拖著一個男人的屍體。這個女人的丈夫剛死，她要把屍體帶到墳場去葬，可是太重，拖得很辛苦。女人問牧羊人可不可以幫忙？於是，他們合力把屍體抬到墳場，在簡單的儀式中葬了這個女人的丈夫。天色暗了，女人請牧羊人在她附近簡陋的屋子裡留下來過夜。他那一晚就留了下來。一晚，又一晚，又一晚，他們兩個自然而然就開始生活在一起，展開一種全新的生活。幾年的光影輕快掠過，他們生了兩個小孩。偶爾，牧羊人會回想，是什麼樣的遭遇把他帶到這個陌生的地方來，讓他失去過去的所有？但是在他兒女的笑聲中，讓他感覺到人生一切的美滿，心中一切對過去生活的遺憾和疑惑頓時消失。有一天，牧羊人在山坡放羊，突然傳來急促的腳步聲，鄰居緊張的跑來告訴他，他兒子突然生了一種奇怪的傳染病，情況嚴重。牧羊人狂奔回家，但是一切已經太晚。在短短一個下午的時間，他的小孩和妻子全都快速染上這個惡疾，先後在他面前死去。他無助的衝向草原，迷惑，憤怒。他抬頭，朝向天空。遠方雲層暗黑，一場風暴正兇猛急速的吹過來。牧羊人悲憤的對天狂吼……就在這一剎那，他突然醒過來。夏天野花的香氣輕輕拂過他的鼻端。原來，他還在那棵大樹下，還是他新婚後第二天下午。他的妻子輕拍著他的臉頰說：「時間晚了，我們該回家了……」牧羊人看了他妻子的臉好一會兒，心想：她怎麼這麼的美。他們起身，手牽著手，散步回家，展開他們共同的人生旅程。

【女性角色】

江紅 B：

現在我這個軌道中，有燦爛的人生，但是，「燦爛」是不是永遠意味著「短暫」？認識他的那一天清晨，發生了這麼一件事：我醒來，在床上頓了一下，確定我在哪裡。我經常會這樣，不知道自己在哪裡。如果窗戶在左邊，我想那是巴黎，如果窗戶在右邊，應該是北京，除非我半夜做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旋轉。那一天陽光從我左邊的窗戶射進來。沒有錯，這是巴黎，我那小小的公寓。來法國已經那麼多年了，但是有時候起床的那一剎那還是不太確定。有時候，為了確定我人在巴黎，我喜歡做洋人的早餐。打開我那小小的冰箱，看到牛油、柳橙汁、乳酪，我就篤定了，沒有錯，我在巴黎。那天，照慣例，我從冰箱取出一顆蛋，把鍋熱了，油放下去，然後用清脆的動作把雞蛋殼一打，看著那生蛋往鍋裡下。但是那一天，當那蛋黃蛋白大聲地碰觸到鍋中熱油的那一剎那……我突然之間發現我又坐在床上。我停頓了一下，看了一看我左邊的窗戶射進來的陽光。沒有錯，這應該是巴黎吧，但是我怎麼會變成這個樣子呢？我怎麼又跑回床上？沒關係，我想，再來一次吧。於是我重新再來，從左邊下床，重複以上所有的步驟，打開冰箱，從冰箱中取出一個蛋，用清脆的動作把雞蛋殼一打，但是……當那蛋黃蛋白大聲地碰觸到鍋中熱油的那一剎那……我突然之間發現我又坐在床上。怎麼一回事？我對自己想著。我開始有點緊張。沒關係，我再來一次。但是……當那蛋黃蛋白大聲地碰觸到鍋中的熱油的那一剎那……我突然之間發現我又坐在床上。我開始非常的緊張。我是不是走進一種走不出來的煎蛋輪迴？我坐在那裡，看著左邊窗戶射進來的早晨的陽光，我想不出別的辦法，只好再試一次。但是結果一樣，當那蛋黃蛋白大聲地碰觸到鍋中熱油的那一剎那……我突然之間發現我又坐在床上。我只能憑著一股信念繼續堅持下去。五次、六次，到了第七次，當那蛋黃蛋白大聲地碰觸到鍋中熱油的那一剎那……它居然繼續煎了下去。我站在爐子面前，驚訝地看著那透明的生蛋白變白的過程、那蛋黃凝結的過程。煎好了，把蛋放在盤子上，麵包烤好了，吃了，然後，我那天就碰到他，我的日子就這麼過，到今天。這一件事讓我想到了，我的今天，來自那第七顆煎蛋。我的整個道路，完全來自那一刻蛋煮下去的那一剎那，而不是前一顆。如果第五顆蛋就煎成功，我在想，我是不是進入了另外一個軌道？那一條道路就不會走到今天這一步？